

中国历代美学文库

高等教育出版社

总主编
叶
朗

副总主编

朱良志 孙通海 杨 扬



明代卷

中

本卷主编 皮朝纲

本卷编注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君宝	王振德	朱沐	刘小晴	刘天华
刘真伦	孙若风	杜卫	李砚祖	苏志宏
吴双	吴毓华	宋文琦	张树英	陈超南
罗筠筠	易先林	钟仕伦	修海林	梅庆吉
梁道礼	黄霖	彭锋	谢谦	蒲友俊
詹杭伦	熊良智	黎孟德	魏常海	



目 录

与焦弱侯	李 贽(1)
答邓石阳	李 贽(3)
童心说	李 贽(5)
杂说	李 贽(7)
读律肤说	李 贽(10)
征途与共后语	李 贽(11)
二十分识	李 贽(13)
琴赋	李 贽(15)
诗画	李 贽(17)
读书乐并引	李 贽(18)
与友人论文	李 贽(20)
忠义水浒传序	李 贽(21)
昆仑奴序	李 贽(23)
拜月亭序	李 贽(25)
杂述·红拂	李 贽(26)
李卓吾批评琵琶记	(27)
乐志园记	张凤翼(29)
新刊合并董解元西厢记序	张凤翼(32)
画说	莫是龙(35)
新刊发明琴谱序	黄龙山(38)
国雅品(选录)	顾起纶(39)
士品一	(40)



士品二	(45)
士品三	(49)
士品四	(57)
士品目	(70)
闺品	(70)
闺品目	(72)
仙品	(74)
仙品目	(75)
释品	(76)
释品目	(77)
杂品	(78)
杂品目	(79)
词隐先生论曲	沈 璟(80)
致郁兰生书	沈 璟(83)
国朝吴郡丹青志	王稚登(85)
寄畅园记	王稚登(91)
谐赏园记	顾大典(94)
与友人论文书	焦 竑(97)
文论	屠 隆(99)
与友人论诗文	屠 隆(103)
画笺	屠 隆(107)
太古遗音(选录)	杨 抡(111)
琴川汇谱序	严 澂(113)
牡丹亭还魂记题辞	汤显祖(115)
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汤显祖(117)
答吕姜山	汤显祖(121)



答凌初成	汤显祖(122)
董解元西厢题辞	汤显祖(124)
点校虞初志序	汤显祖(126)
耳伯麻姑游诗序	汤显祖(128)
弹琴杂说	杨表正(130)
诗藪(选录)	胡应麟(132)
内编卷一	(132)
内编卷二	(147)
外编卷一	(160)
外编卷五	(174)
庄岳委谈(选录)	胡应麟(189)
小说考	(190)
曲考	(192)
画旨	董其昌(204)
卷上	(204)
卷下	(211)
画禅室随笔·书法(选录)	董其昌(233)
论用笔	(233)
评书法	(235)
筠轩清函录(选录)	董其昌(241)
论玉	(241)
论古铜器	(242)
论窑器	(244)
论砚	(246)
论珠宝	(247)
论宋绣刻丝	(248)



论雕刻	(249)
论装裱收藏	(250)
骨董十三说	董其昌(252)
清秘藏(选录)	张应文(258)
论墨	(258)
论纸	(259)
叙唐宋锦绣	(260)
瑾情	潘之恒(262)
曲馀	潘之恒(264)
情痴	潘之恒(266)
神合	潘之恒(268)
仙度	潘之恒(271)
与杨超超评剧五则	潘之恒(272)
元曲选序	臧懋循(274)
元曲选二序	臧懋循(276)
叙列国传	陈继儒(278)
倪云林集序	陈继儒(281)
妮古录(选录)	陈继儒(283)
序	(283)
卷之一	(284)
卷之二	(287)
戏题三绝	万象春(291)
王亦泉诗序	叶向高(292)
解脱集题词	虞淳熙(294)
郁冈斋笔麈(选录)	王肯堂(297)
书法雅言	项穆(299)



书统	(299)
古今	(300)
辨体	(301)
形质	(302)
品格	(303)
资学	(304)
附评	(305)
规矩	(307)
常变	(309)
正奇	(310)
中和	(311)
老少	(313)
神化	(314)
心相	(315)
取舍	(316)
功序	(318)
器用	(319)
知识	(320)
论文	袁宗道(322)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袁宗道(325)
答陶石簪	袁宗道(327)
曲论	徐复祚(329)
竹懒画媵 竹懒续画媵	李日华(337)
竹懒画媵	(337)
竹懒续画媵	(368)
恬致堂诗话(选录)	李日华(395)



卷一	(395)
卷二	(406)
锦研斋次草序	顾起元(416)
金瓶梅词话序	欣欣子(418)
金瓶梅序	东吴弄珠客(421)
姚元素黄山记引	黄汝亨(423)
金瓶梅跋	谢肇淛(425)
五杂俎(选录)	谢肇淛(427)
论园林	(427)
论戏曲	(431)
论绘画	(434)
杨家府演义序	纪振伦(435)
西汉通俗演义序	甄 伟(437)
容与堂刊批评忠义水浒传(选录)	叶 昼(439)
吴观明刊批评三国志(选录)	叶 昼(442)
叔苴子(选录)	庄元臣(444)
内篇·卷一	(444)
叙竹林集	袁宏道(456)
时文叙	袁宏道(458)
与友人论时文	袁宏道(459)
答陶石簪	袁宏道(461)
觴政	袁宏道(462)
行素园存稿引	袁宏道(467)
叙陈正甫会心集	袁宏道(469)
叙小修诗	袁宏道(471)
雪涛阁集序	袁宏道(473)

听宋生说水浒传	袁宏道(476)
与董思白	袁宏道(477)
东西汉通俗演义序	袁宏道(478)
牡丹亭还魂记评语	袁宏道(480)
瓶史(选录)	袁宏道(481)
宜称	(481)
屏俗	(481)
花崇	(482)
清赏	(482)



与焦弱侯^[1]

李 贄

李贄(1527—1602)，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晋江人。为官二十多年，曾任云南姚安府知府。晚年流寓湖北麻城，从事著述讲学，著有《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等。后统治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其逮捕入狱，遂自杀于狱中。

《焚书》共六卷，内容包括李贄给别人的书札、论文、史评及诗文等。其“自序”谓：《焚书》是“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

本文库所录文字(包括《与焦弱侯》、《答邓石阳》、《又答京友》、《杂说》、《童心说》、《方竹图卷文》、《读律肤说》、《征途与共后语》、《二十分识》、《琴赋》、《诗画》、《无所不佩》、《读书乐并引》)，据清末《国粹丛书》本，参校明顾大韶编刻的《李温陵集》中之《焚书》、《书答》部分，及现存几种单行本《焚书》，增补编订而成。

人犹水也，豪杰犹巨鱼也。欲求巨鱼，必须异水；欲求豪杰必须异人。此的然之理也。今夫井，非不清洁也，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饮食非不切切于人，若不可缺以旦夕也。然持任公之钓者^[2]，则未尝井焉之之矣^[3]。何也？以井不生鱼也。欲求三寸之鱼，亦了不可得矣。

今夫海，未尝清洁也，未尝甘旨也。然非万斛之舟不可入，非生长于海者不可以履于海。盖能活人，亦能杀人，能富人，亦能贫人。其不可恃之以安，倚之以为常也明矣。然而鸱鸢化焉^[4]，蛟龙藏焉，万宝之都，而吞舟之鱼所乐而游遨也。彼但一开口，而百丈风帆并流以入，曾无所于碍，则其



腹中固已江、汉若矣。此其为物，岂豫且之所能制^[5]，网罟之所能牵耶！自生自死，自去自来，水族千亿，惟有惊怪长太息而已，而况人未之见乎！

余家泉海^[6]，海边人谓余言：“有大鱼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数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鱼背，恣意砍割，连数十百石，是鱼犹恬然如故也。俄而潮至，复乘之而去矣。”然此犹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则兹鱼亦苦不大也。余有友莫姓者，住雷海之滨^[7]，同官滇中，亲为我言：“有大鱼如山，初视，犹以为云若雾也。中午雾尽收，果见一山在海中，连亘若太行，自东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则是鱼也，其长又奚啻三千余里者哉！

嗟乎！豪杰之士，亦若此焉尔矣。今若索豪士于乡人皆好之中，是犹钓鱼于井也，胡可得也！则其人可谓智者欤！何也？豪杰之士决非乡人之所好，而乡人之中亦决不生豪杰。古今贤圣皆豪杰为之，非豪杰而能为圣贤者，自古无之矣。今日夜汲汲，欲与天下之豪杰共为贤圣，而乃索豪杰于乡人，则非但失却豪杰，亦且失却贤圣之路矣。所谓北辕而南其辙，亦又安可得也！吾见其人决非豪杰，亦决非有为圣贤之真志者。何也？若是真豪杰，决无有不识豪杰之人；若是真志要为圣贤，决无有不知贤圣之路者。尚安有坐井钓鱼之理也！

校注

[1] 焦弱侯：焦竑，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翰林院修撰，与李贽相善。

[2] 任公：即任公子，古代传说中善于捕鱼的任国之某公子。《庄子·外物》说：任公子以巨钩粗绳为钓具，五十犗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惊扬而奋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

[3] 井焉为之：此处意谓去井中钓鱼。

[4] 鹏鹏化：语出《庄子·逍遥游》。

[5] 豫且：古神话中的渔者，即《庄子·外物》中网得神龟的余且。

[6] 泉海：即福建泉州海边。

[7] 雷海之滨：指广东雷州（今硯康、南兴一带）滨海处。



答邓石阳

李 贽

本文库所录文字一文据《焚书》卷一^[1]。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学者只宜于伦物上识真空^[2]，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故曰：“明于庶物，察于人伦。”^[3]于伦物上加明察，则可以达本而识真源。否则只在伦物上计较忖度，终无自得之日矣。支离、易简之辨^[4]，正在于此。明察得真空，则为由“仁义行”；不明察，则为“行仁义”^[5]，入于支离而不自觉矣，可不慎乎！

昨者复书“真空”十六字，已说得无渗漏矣，今复为注解以请正何如？所谓“空不用空”者，谓是太虚空之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人能空之，则不得谓之太虚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学者专以见性为极则也耶！所谓“终不能空”者，谓若容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分真空；塞了一分真空，便是染了一点尘垢。此一点尘垢，便是千劫系驴之橛^[6]，永不能出离矣，可不畏乎！世间荡平大路^[7]，千人共由，万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生分别，则反不如百姓日用矣。幸裁之！

弟老矣，作笔草草，甚非其意。兄倘有志易简之理，不愿虚生此一番，则弟虽吐肝胆之血以相究证，亦所甚愿。如依旧横此见解，不复以生死为念，千万勿劳赐教也！

校注

- [1] 邓石阳：名林材，李贽友人，但两人学术观点有异。
- [2] 真空：佛教谓真如之理体远离一切迷情所见之色相，超越空、有之相对，故称真空。
- [3] 语本《孟子·离娄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
- [4] 支离易简之辨：指朱熹与陆九渊在信州鹅湖寺的一场辩论。陆九渊有诗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 [5] 语本《孟子·离娄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由仁义行”，是说出自仁义之本心而自然地去实行。“行仁义”，是说只因为仁义是美德而勉强去实行。
- [6] 千劫：“劫”是古印度婆罗门教极大时限的时间单位，佛教沿用之，为不可计算的长久年限。“千劫”更言其年月漫长，不可计算。系驴之橛：本为路边系缚驴子的木桩。佛教禅宗借此喻学人若执著一语一言，反受束缚。《临济录》有：“菩提涅槃，如系驴橛。”这里是比喻束缚人的东西。
- [7] 荡平大路：语出《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童心说

李 贽

本文库所录文字据《焚书》卷三。

龙洞山农叙《西厢》^[1]，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于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人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听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



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2]？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3]，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校注

[1] 龙洞山农：疑为颜均。颜均字山农，江西吉安人。明吉安府有龙泉县，或因此取号龙洞。《明儒学案·泰州学案》谓颜山农的学说是“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恐为李贽童心说所本。

[2] 矮人何辩：矮人观场，随人说妍，难辨真假。辩：通“辨”。

[3] 古《选》：指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



杂 说

李 贽

本文库所录文字据《焚书》卷一。

《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欤！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1]。文章之事，寸心千古^[2]，可悲也夫！

且吾闻之：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3]；声应气求之夫，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4]；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5]。若夫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种种禅病皆所以语文^[6]，而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杂剧院本，游戏之上乘也，《西厢》、《拜月》，何工之有！盖工莫工于《琵琶》矣。彼高生者，固之殚其力之所能工，而极吾才于既竭。惟作者穷巧极工，不遗余力，是故语尽而意亦尽，词竭而味索然亦随以竭。吾尝揽《琵琶》而弹之矣：一弹而叹，再弹而怨，三弹而向之怨叹无复存者。此其何故耶？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盖虽工巧之极，其气力限量只可达于皮肤骨血之间，则其感人仅仅如是，何足怪哉！《西厢》、《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内，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耳。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